

【文学研究】

# 论仙乡传说对唐传奇《柳毅传》的影响

赵宗福, 袁宏军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8)

**摘要:**从民间文学角度看,《柳毅传》享乐长生的主题、把凡人遇仙和人神相恋两种原型相结合的结构模式、采用情节单元组装故事的手法,都深受仙乡传说的影响。可以说,《柳毅传》是作者在吸取并改写民间仙乡传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唐传奇名篇。

**关键词:**文学;《柳毅传》;仙乡;主题思想;结构模式;情节单元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5)04-0082-04

## Tang's Legend "the story of Liuyi"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fairyland

ZHAO Zong-fu, YUAN Hong-jun

(School of Humanities,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8,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folk-literature, "the story of Liuyi" indulges in material comfort with long life theme. In the structural model the ordinary persons met supernatural being and they fell in love with each other. There were the skill of adopting unit of plot made up story. All these were deeply affected by legend of fairyland.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story of Liuyi" in the Tang's Legend is a famous chapter formed on the basis of drawing and rewriting the folk legend of the fairyland.

**Key words:** literature; the story of Liuyi; fairyland; theme; pattern of structure; unit of plot

《柳毅传》是唐传奇鼎盛时期出现的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文学名篇,对于它的理解,历来见仁见智<sup>[1]</sup>。但从民间文学的角度看,它深受仙乡传说的影响。在主题思想上,它把儒释道思想结合起来,突出表现道家、神仙家的享乐长生主题;在结构模式上,它把凡人遇仙和人神相恋两种原型模式结合起来,写仙家之乐。同时采用大量仙乡传说中的情节单元组装故事的手法,使得仙乡既为大家熟悉又令人向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一、对《柳毅传》主题的影响

《柳毅传》主要表现的是享乐长生或不死。因为生命的短暂是人生最大的无奈,好生恶死是人生永恒的追求。从初民开始,人类就展开了对生命不老不死的热切追求,产生了许多永恒的仙乡神话。《山

海经》、《列子》、《淮南子》、《史记》等都记述了长生不老的仙乡。御风而行的仙人、食之不老不死的仙药,使人们对飘渺的仙乡充满了渴望。“人类热爱生命的观念、不死的观念,可能从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有了。”<sup>[2]</sup>包括仙乡意识的原始宗教以及神话一代代地传承,已成为民族性的一个特征。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道教形成。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以“长生不老、羽化而登仙”为终极目的,主张通过修炼、吃药获得不死或长生,迎合了人们乐生畏死的心理。“道教的唯一目的,就是解除各种威胁生命危机的灾厄,进一步追求生命的永恒,进入一种极乐美的乐园。”<sup>[3]</sup>道教形成以后,仙乡传说也发生了变化,仙乡思想更具有现实性和人间性。

在仙乡思想的信仰、神话的传承、宗教的刺激以及战乱的影响下,从汉代开始,中国出现了许多仙乡

收稿日期: 2005-06-29

作者简介: 赵宗福(1955-),男,青海湟中人,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以及中国古典诗歌研究。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传说。如汉代《列仙传》中的“邴子故事”、《述异记》中的“王质烂柯”、《幽明录》中的“刘阮入天台”、袁相根硕入赤城山遇仙等,甚至出现了陶渊明《桃花源记》中这样的仙乡。唐代以道教为国教,历代帝王多好言神仙。罗公远中秋望月之夜导引唐玄宗游月宫的传说深入人心,临邛道士四处寻觅杨贵妃的神奇传说,在唐代流传很广。

同时唐朝中后期社会动荡不安,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甘露之变、牛李党争,使得民众深受苦难,于是人们转而寻求精神的伊甸园。“待我休官了婚嫁,桃源洞里寻仙兄”的诗句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心理和对构建新生活的向往之情。仙乡传说中海上仙山不死药,也成了人们不懈的追求。

“传奇者流,原出于志怪。”<sup>[4]</sup> 当作家们开始“有意识地创造”小说的时候,汉魏六朝以来的仙乡传说,就成了他们“施之藻绘,扩其波澜”的对象了。唐代很多仙乡小说就是这种改写的产物。大约写作于元和十年的《柳毅传》则是其中的代表之作。不管《柳毅传》来源于“蔡支奉书”、“胡母班”,还是来源于水神托人传书故事或三卫故事,在唐代已经流传着一个柳毅传书的故事。

《萧旷》中记载着萧旷与织绡娘子的谈话,提出了“柳毅灵烟”、“龙畏铁”、“雷氏子佩丰城剑至延平津跃入水化为龙”、“梭化为龙”、“龙之变化如神”而“求马师宝疗之”龙“噬燕血”等传说。李朝威在《柳毅传》篇末明确提及创作的材料来源:“暇常以是事告于人世……暇咏而载,独可怜其境。愚义之,为斯文。”可见,李朝威《柳毅传》是作者在吸取并改写民间仙乡传说的基础上形成的。

作者在释家因果报应的大框架下,“把民间故事情节放在历史传说的框子中。”<sup>[5]</sup> 从儒生柳毅在儒家思想的熏染下行侠仗义,见义勇为,代龙女传书开始,一步步地写柳毅成仙长生的主题,突出表现了神仙世界的快乐。作者开始写落第书生柳毅于泾阳邂逅了远嫁异地、被逼牧羊的洞庭龙女,得知她的悲惨遭遇后,顿时“气血俱动”,毅然千里为之传书。当钱塘君将龙女救回洞庭,威令柳毅娶她时,柳毅昂然不屈,且严词拒绝:“夫始以义行为之志,宁有杀其婿而纳其妻者邪?一不可也。善素以操真为志尚,宁有屈于己而伏心者呼?二不可也。”这似乎体现了儒家的基本思想。

然而辞归时,柳毅开始从内心违背日前所言,“毅其始虽不诺钱塘之请,然当此席,殊有叹恨之色。”辞别时,龙宫“赠遗珍宝,怪不可述……毅因适

广陵宝肆,鬻其所得,百未发一,财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为莫此。”这已不完全是儒释的思想,而是道家对享乐的向往。当得知第三次娶妇乃龙女时,龙女告诉他“勿以他类,遂为无心,故当知报耳。夫龙寿万岁,今与君同之;水陆无往不适。君不以为妄耶?”毅嘉之曰:“吾不知国客乃复为神仙之饵。”

一个“嘉”字突出表现了柳毅对神仙生活的向往。道家神仙思想已经完全战胜了儒家思想。其后“以其春秋积序,容状不衰,南海之人,靡不惊异。”已显示出神仙不老的特征。“洎开元中,上方属意于神仙之事,精索道术。毅不自安,遂相与洞庭。凡十余岁,莫知其迹。”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好神仙的风气,也暗示柳毅已经加入了神仙的行列。开元末,薛嘏于洞庭见柳毅时,“俄见碧山出于远波。”“山有宫阙如人世,见毅立于宫室之中。”然而洞庭“此本无山”,柳毅也可以“水陆无往不适”,为什么还要出现彩船,出现山?只有一个目的,即证明柳毅成了神仙,即使在洞庭水府,也要让其符合仙乡传说中的神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故制字从傍山也。”薛嘏见到的柳毅“词理益玄,容颜益少。”不断深化长生的主题。及“毅因出药五十丸遗嘏,曰:‘此药一丸,可增一岁耳。岁满复来,无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更突出表明了传奇的主题。人世已成苦地,仙乡乐才是真乐。柳毅已经不再求取功名,表达了对仙乡长生不死的热爱,对苦难人世生活的厌恶。

## 二、对《柳毅传》结构模式影响

小川环树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中列举出了中国仙乡故事的特点。一是到了山中。二是洞穴。在大部分故事中,洞穴是到达仙乡的中途,凡人先要经过一个山洞才能达到仙乡。三是仙药和食物。四是到达仙乡的凡人与美女恋爱或结婚。五是法术与赠物。到达仙乡的凡人得到异人传授什么法术或赠品。六是怀乡与劝归。七是时间。八是再归与不成功。通常回到现实环境以后的凡人想再一次回到仙乡而不可能。这八点基本上也概括了仙乡传说的结构模式。这种结构模式虽然会因为实际地理环境而产生变化,但基本包括凡人遇仙和人神相恋两种原型模式。

“仙人的世界,魏晋以前传说是在天上,或在高耸入云的山上。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则较多地写为在洞穴中或在幽深隽秀的山林中。……凡人只要命中有缘,凭着双脚就可以踏入仙境,仙人的世界有时离人世仅有一步之遥。”<sup>[6]</sup> 这种“凡人遇仙”的模式,

写男主人公因为偶然的机缘而进入仙境,遇见了神仙,或尽男女之欢,或得赠物而去。如《述异记》中的《王质》,刘向《列仙传》中的《邗子》,《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黄原》,《搜神后记》中的《袁相根硕》,唐人传说中的《元柳二公》、《周秦行记》、《沈警》,《太平广记》中的《崔生》、《采药民》、《阴隐客》等。这类故事的最大特点是凡人因为偶然而进入仙境,仙境不仅包括仙山、仙洞,也包括龙宫。《太平广记》第四十八卷所引《震泽洞》,讲震泽(太湖)中洞庭南山有洞穴深百余尺,有人掉进洞里,走到了龙宫,守门的蛟龙不让他进去。《广记》第四百九十二卷《灵应传》中,龙女九娘子自叙家世时说道,“妾家世会稽之郢县,卜筑于东海之潭。”进入仙界的大都是凡世的男子,而仙女大多为美丽动人、善良聪慧的女子,这是男权话语的产物。

另外,时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仙乡时间是不同于人间时间,凡人必须在时间里衰老和死亡,而仙人则摆脱了凡世时间的控制,所以能够避免衰老和死亡的威胁。

“凡人替神仙传书”是“凡人遇仙”故事模式的一个亚型。凡人遇见了神仙,由于替神仙传递家书而进入仙境,完成任务而归。例如临淄蔡支奉书至岱宗时,为泰山神致书于天帝。《搜神记》第四卷的胡毋班送书到泰山府君。《华山使》中华山使托郑容致书镐池君。《异苑》第五卷《江伯神》中“质子归洛”,给江神送书。《广异记》中的“三卫”故事。《续玄怪录》中的刘贯替蔡霞传书。《酉阳杂俎》前集第十四卷《邵敬伯寄书》故事等。这种亚型模式中,“凡人遇仙”情节已有了一些变异。虽然凡人遇见了神仙,却好像是神仙故意找凡人,偶然性不是重要变化,却有了一些冥冥之中必定会见的意蕴。

人神恋爱模式出现于小说是在神仙家兴起之后,几乎全是人间男子与仙女之间的恋爱。男性多为孤身一人,或有才貌,或有德行,而为仙女所倾慕;而仙女总是主动下顾凡间男子,或与其通,或为其妻,主动给予而不是索取。如《列仙传》和《搜神后记》中的《园客》、《萧史传》,《搜神记》中的《董永》、《弦超》,《搜神后记》中的《白水素女》、《灵怪集》中的《锅翰》、《通幽记》中的《赵旭》、《河东记》中的《卢佩》、《灵异记》中的《韦安道》、《闻奇录》中的《画工》、《神仙感遇传》中的《姚氏三子》、《传奇》的《裴航》、《玄怪录》中的《崔书生》、《袁宏儿夸郎》、《纂异记》中的《嵩岳嫁女》等<sup>[7,8]</sup>。

传奇《柳毅传》则成功地把“凡人遇仙”、“凡人替

神仙传书”和“人神恋”模式结合起来。作者首先写仪风中落第才子柳毅南归之前去泾阳看朋友,“至六七里,乌起马惊,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遇见龙女看似偶然,冥冥之中却有一种神秘的意味,即仙女要见凡人属于故意。凡人遇仙也不一定非要在山上,人间处处都可以遇见神仙。龙女自述悲惨遭遇后,请柳毅传书。与刘贯替蔡霞传书基本无二。在他到达洞庭仙乡的中途,虽然没有经过山洞,但是扣洞庭之阴的橘树,可以沟通仙界,并由水神导引进入水中仙界。水神谓毅曰:“当闭目,数息可达矣。”就如李福清所说,水成了隔绝人界与仙界的屏障,是山洞的一个变形。洞庭水底也是洞穴的变形,“然而洞庭,深水也。”柳毅传书后,钱塘君“将一求托高义,世为亲戚。”这揭开了人神恋的序幕。柳毅虽然拒绝:“而欲以蠢然之躯,悍然之性,乘酒假气,将迫于人,岂近直哉!……然而敢以不伏之心,胜王不道之气。”然而见到龙女,则“毅其始虽不诺钱塘之请,然当此席,殊有叹恨之色。”柳毅辞别归乡时,龙宫“赠遗珍宝,怪不可述。”

柳毅回到现实世界后,“百未发一,财以盈兆。故淮左富族,咸以为莫如。”先后娶妻张氏、韩氏,皆亡。最后娶了卢氏(龙女)。“似有命者。”“吾不知国客乃复为神仙之饵。”这完成了到达仙乡的凡人与仙女结婚的情节。其后柳毅也摆脱了人间时间的控制,“以其春秋积序,容貌不衰。”“容貌益少。”后来由于唐玄宗爱神仙,“毅不自安,遂相与洞庭。”这完成了再归仙乡,成为仙人,并赠薛瑕仙药,“毅因出药五十丸遗故交。”“此药一丸,可增一岁耳。岁满复来,无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殆四世,瑕亦不知所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柳毅传》的结构模式完全符合小川环树《中国小说史研究》中仙乡故事的特点,只不过进行了改写,重新组装,先后次序有了变化而已。“凡人遇仙”、“凡人替神仙传书”和“人神恋”进行了水乳交融的结合。

### 三、对《柳毅传》情节单元的影响

首先,最显著的就是民间传说中神秘的“三”的运用。刚开始柳毅给龙宫传书时,“向树三击而止”,立刻让我们想起了牛郎织女传说的绕树三周;柳毅娶妻,也是三位,“遂娶妻张氏,亡。又娶韩氏,数月,韩氏又亡。”直到后来又娶龙女。娶妻非要三位,似乎并无多大需要,亡一位即可,何必非要亡二位,不能不说受到了“三”的影响。同时柳毅永归洞庭之前,也曾入过洞庭三次。第一次是帮龙女传书,入洞

庭。第二次娶龙女后,“乃相与觐洞庭。”第三次由于“泊开元中,上方属意于神仙之事,精索道术。毅不自安,遂相与洞庭。”终于不再涉足人世。甚至文中穿插的楚歌也是三首,第一首是“洞庭君乃击席而歌。”第二首是“钱塘君再拜而歌。”第三首是柳毅“复以二觞奉二君,乃歌。”三首歌点缀洞庭风光,不仅是唐才子的逞才使气,同时也向读者暗示了传奇创作的故事来源于奇异的人文地域。

其次是扣树的情节。扣树情节是《柳毅传》神异性的重要表现,是沟通神界与凡界不可缺少的神异手段,为传书行为的完成奠定了关键性基础。六朝的传书故事中,扣树情节已经成为一种结构模式。如《搜神记》第四卷载胡毋班故事中“扣舟呼青衣,当自有取书者。”后求见泰山府君时,扣树而骑出。《华山使》中华山使托郑容致书镐池君,郑容也是以文石扣池边梓树。《异苑》第五卷《江伯神》中也有扣藤情节。“吾家在观亭,亭庙前石间有悬藤即是也。君至,但扣藤,自有应者。”《江伯神》到唐代发展成为《广异记》里的三卫故事,同样是“海池上第二树,但扣之,当有应着。”唐元和年间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中《刘贯词》也有这种情节,“霞家长鳞虫,宅渭桥下。合眼口桥柱,当有应者,必邀入宅。”《柳毅传》的扣橘树沟通人神,正是袭取了这种情节表现单元。

还有对龙宫等仙乡环境的华美描绘也是常用的情节单元。《列子》中的仙乡“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丛生,华食皆有滋味,食之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不可数焉。”《史记》中的仙乡“盖尝有至者,诸仙之人及不死之药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汉代《列仙传》中邴子走入山穴,“上有台殿宫府,青松树森然,仙吏侍卫甚严。”并且与邴子一函并药。刘晨阮肇见到的仙乡是“其家铜瓦里,南壁及东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绛罗帐,帐角悬铃,金银交错。床头各有十侍婢。”

直到唐初,《八朝穷怪录》中萧总见到的仙乡“乃见溪上有宫阙台殿甚严。宫门左右,有侍女二十人,皆十五,并神仙之质。其寝卧服玩之物,俱非世有。”不管仙乡如何不同,有金银珠宝以及不死之药是共

同的,与李朝威同时的沈亚之的《湘中怨解》也描写了洞庭龙宫仙乡的环境,而《柳毅传》则作了更详细的描述:“始见台阁相向,门户万千,奇草珍木,无所不有。”灵虚殿则“人间珍宝,毕尽于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精,雕琉璃以翠楣,饰琥珀以虹栋。奇秀深杳,不可殚言。”使传统的仙乡更加使人向往。

此外,根据台湾金荣华教授《六朝志怪小说情节单元索引》,《柳毅传》还运用了不少六朝小说情节单元,比如509型的“谁是真正的妻子”,555型“龙宫娶妻或得宝”,750型“施者有福”。运用了德国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中,其七“河神与人”,105型“代神仙传书”,108型“仙人回报”等等。

## 四、结 语

无疑,《柳毅传》并不是简单地照搬仙乡传说的主题思想、结构模式和情节单元,而是进行了加工、组装和改写,更好地表现了传奇的主题。但它之所以能那样深入人心,成为唐传奇的名篇,与它深受仙乡传说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 参考文献:

- [1] 冯孟琦.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唐代传奇小说研究综述[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1): 66—73.
- [2] 袁珂. 中国神话史[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 [3] 王孝廉. 中国的神话世界[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1.
- [4]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 [5] 李福清. 中国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6] 石昌渝. 中国小说源流论[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4.
- [7] 焦泰平. 时光流逝中的生命之歌——古代诗词时间咏叹述评[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2): 68—70.
- [8] 徐卫. 爱情的礼赞——《关雎》之艺术探微[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2): 71—73.